

特稿

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感悟制胜智慧

■ 郝敬东

编者按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1周年纪念日。习主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光彩夺目的篇章,在长期指导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指导我军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天,回顾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贡献,挖掘其中带有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对于丰富发展军事斗争指挥艺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于占据道义制高点

坚持正义和自己的立场,不主动挑起争端,不搞先发制人,但要预有防范,一旦遭遇侵犯,要坚决予以反击,并力争后发制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积极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并对我根据地加紧封锁。为打击教训顽固派、更好坚持团结抗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厉的态度对待之。”我党坚持这一立场,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揭露了其反动面目,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

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充分表明我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立场,昭示我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有利于赢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营造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同时,我们坚持后发制人,但不排斥战役战斗上的先机制敌,一旦受到侵犯,将迅速作出强有力反应,反击制胜。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坚持“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有利于积极争取谋大势

积极防御,根本在防御、要义在积

极,实质是攻防结合、以攻助防。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只有通过积极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才能达成有效的战略防御,指出:“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抗日战争中,我们是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具体作战指导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不但改变着战场上敌我优劣,而且在打了许多胜仗之后,最终改变了战争总形势。可以说,“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这是实现战略目的而必须采取的正确战场作战方针。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前行中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拓展战略视野、更新战略思维、前移指导重心,拓展积极防御战略纵深;将战略上进取和战术上稳扎稳打相统一,稳中求进、稳中求进,以坚定的斗争意志、灵活的斗争策略,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施压,有力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

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利于掌握现代战争主动权

积极防御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作战。毛泽东同志曾以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为例指出,虽然敌强我弱,但只要能抓住敌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笨拙3个弱点,就能够建立自己的主动权,强调:“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这就是完全主动作战,是我军作战思想的灵魂和精髓,是对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和生动描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

正加速发展,科技对军事竞争和现代战争影响越来越大。要深刻把握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理论体系,创新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作战形式和方法。要坚持灵活、机动、自主,着眼于发挥我们的优势打,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以能击不能,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特别是针对未来战争的混合博弈特点,要善于通过政治、经济、外交、法理、舆论等综合手段,迅速占据主动地位,掌握行动自由权。要探索新思路、研究新方法,确保当敌人打我时,让他摸不着、打不到,以摆脱被动;我打敌人时,要瞄得上、打得准,更好地保持主动。

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有利于发挥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积极防御是人民战争的产物,开展人民战争是积极防御发挥作用的最基本条件。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青年踊跃参军,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等奔赴前线;工人和农民努力增加生产,为战争提供了560余万吨的物资;各界人士捐献了可购买3700架飞机的巨款。这一切,使志愿军得到充足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和巨大的精神鼓舞。

应对未来战争,我们最大的优势还是人民战争,敌人最害怕的也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今天,进行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物质基础不但没有变,而且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呈现出平战一体、军民一体、前后方一体的显著特点,为进行新的人民战争提供了更广阔空间、更多机遇。要把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有机融合起来,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质,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战,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才能更好地发展新型人民战争,才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坚持“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有利于锻造敢打必胜的斗争精神

敢于斗争是我党我军的鲜明品格。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精神的比拼,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把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

重视统一起来,把革命性与科学性联系起来,才能使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指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对手,以大无畏英勇精神,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成为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思想辩证统一的光辉典范。

今天,战争节奏加快、强度烈度加大,对官兵战斗精神和意志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坚持战略上“以一当十”与战术上“以十当一”相统一,既要有“高山见我低头,河水见我让路”的斗争气魄,不屈不挠、一往无前;又要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斗争艺术,掌握斗争规律、提高斗争本领。正如习主席强调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面对各种挑衅敢于接招、敢于出击、敢战能胜,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讲求斗争的方式方法和艺术。

坚持“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有利于以武止戈、保障和平发展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战争准备应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想,设想多种办法对付敌人,以争取最好的结果,指出:“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他在指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提出了三个可能的前途和准备: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强调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前途。这就是:“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情况,将敌情掌握得更全面,将困难估计得更充分,将后手预备得更有力,确保立于不败之地,力争先胜而后求战。我们不希望打仗,但只有我们有准备、有强大军事力量、有打赢能力,才能从战略上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以武止戈”的目的。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观点争鸣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就像迷雾一样笼罩在战场上,使得指挥员难以作出完全基于事实的决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一些观点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消除“战争迷雾”。但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为驱散“战争迷雾”提供更多可能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迷雾”本身的演变,并使得人们对它的认知更加复杂和多元。

缓解信息过载的同时易造成“信息茧房”。随着技术进步,战场上部署的传感器数量大幅增加,信息来源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收集到的战场信息量急剧上升,带来信息过载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自动筛选、深度挖掘及关联分析,快速提取战场信息中的关键要素,为指挥员提供全面的态势感知,成为缓解战场信息过载的重要工具。然而,人工智能在缓解信息过载的同时,也无形中推动了“信息茧房”的产生。鉴于当前人工智能仍处于弱智能阶段,算法性能依赖于输入数据的规模与质量,且其功能实现多建立在统计学习的基础上,易于引发信息推送的高度同质化,导致指挥员所处的信息环境趋于封闭,极大限制了其战场视野与洞察力。此外,根据目前的推荐算法原理,人工智能算法大多投放指挥员感兴趣或关注的内容,使其难以接触到多元化战场信息,极易导致作战思维被固化、作战观念被塑造。因此,指挥员需要主动调整信息获取行为,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克服对人工智能算法的过度依赖,结合战场客观实际,善用批判性思维来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降低“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

提升认知优势的同时易产生认知干扰。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构建实时更新的全息智能数据库,实现了对敌态势及战场环境的全面感知与精准预判。在此基础上,运用智能算法从历史数据中提炼规律,生成并优化作战方案,能够辅助指挥员进行态势预判与决策制定,深度赋能指挥员的战场认知。但同时,也要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干扰指挥员认知的负面影响。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度伪造技术,可以生成高度逼真的虚假图像、音频和视频迷惑指挥员。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通过操控舆论,进一步影响指挥员的认知。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对目标人物进行精准画像,挖掘出指挥员的思维习惯和决策模式,制定更加精准的干扰策略,使得指挥员的决策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因此,为避免认知干扰产生的“战争迷雾”,应加强信息验证与甄别,构建一套从源头到终端的多层次信息验证机制,确保每一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还需提升生成对抗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多媒体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以有效甄别虚假信息,最大限度减少其对决策的干扰。

人工智能与「战争迷雾」

■ 曾子林 李方文

赋能作战体系的同时易导致体系脆弱。智能化武器系统赋能作战体系,显著增强了作战体系的灵活性与反应速度,打破了信息壁垒,促进了作战单元间的无缝配合,减少了“战争迷雾”的影响。但高度的自主性既带来了潜在的强大能力,也埋下了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当算法与数据的内在逻辑结构愈发复杂时,往往会伴随着更多难以预测的漏洞出现,使得系统在对外界干扰时变得更加脆弱。这些漏洞可能源于算法的设计缺陷、数据处理的错误、系统间的接口问题等多个方面。一旦这些漏洞被敌对势力或黑客利用,就可能对作战体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或干扰。此外,随着智能化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各个作战实体紧密相连,类似神经网络构成复杂网络,极易产生涌现现象。这种涌现现象在不同环境下,既可能实现“1+1>2”的协同增益,也可能因单点故障导致“100-1=0”的系统崩溃。因此,在构建作战体系时,应强调灵活多变、可持续的作战思路,注重体系的模块化、智能化和自主化,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监管和防护,确保其在作战体系能够稳定可靠运行。

把握作战设计内在逻辑

■ 郭艳峰 李文清

挑灯看剑

作战设计是汇聚先进理念、感知未来战场的“聚焦点”,且正成为推动智能化战争思想先行、牵引体系作战能力生成的“发力点”和“突破点”。面对全新领域、全新挑战,迫切需要深刻认识作战设计的内在逻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开展系统性谋划和创造性实践,更加清晰地回答“未来的仗怎么打、未来的军队怎么建”等关键问题,从而在未来战争中掌控局势、抢占优势、积累胜势。

筹划性作战设计着眼近期,寻求制衡优势。筹划性作战设计是根据国家现实安全需求,针对作战实施过程开展的具有明确指向且能立即谈判、经济制裁、外交斡旋等紧密相连,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复合式较量;其次,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战场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全球互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综合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再次,在国家间竞争上,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的直接对抗上,更体现在对政治影响力、经济控制力和外交运筹能力的综合运用上,争取战略主动权成为塑造和把握战略优势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现代战争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国家整体实力的全方位比拼,要求各国在军事准备的同时,也要加强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战略布局和协调,以应对涉及领域日益复杂、时间权重更加凸显的全时空安全挑战。

透视现代战争时空形态变化

■ 王亚克 李国亭 罗海运

处与共赢发展的新路径。

向自主化无人化网络化拓展。随着人工智能、远程操控、自主导航等技术在军事应用中的深度融合,战场时空正在急剧向自主化、无人化、网络化拓展,智能正在成为颠覆传统战场时空关系的“第五维度”。以往,人们设想通过软件设计来实现自主功能、通过无人平台实现人员替代、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病毒攻击,都是片面的、碎片式、线性的。通过最新局部实战实践看,无人化技术已经具备了由无人机、无人车等自主系统完成基本作战任务的能力,在降低人员装备损失风险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作战空间机动成本;自主化则意味着人员和平台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快,决策端进一步前移、作战空间进一步加大,人在作战打击链路中的作用,正由“人在链内”按启动键逐步转变为“人在链上”按终止键,自主化作战平台能够根据预设任务进行自主决策和实施行动,使得发现即打击的时间成本不断降低;网络化则进一步提升了这些系统的感知、理解和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多个无人平台之间已经能够基于简单规

则,形成初级群体智能,实现了自动识别、自动避让、自动跟随,与人为操作控制相比在战场时空利用上也有显著提升。自主化、无人化、网络化拓展不仅改变了战场时空关系、作战方式和交战形态,也对军事战略、指挥控制、后勤保障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向电磁域网络域等新域拓展。时间和空间是信息化智能化战场构成的基本要素和运行基础。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应用,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战场已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战场时空正急剧向电磁域、网络域等新域拓展。其中,电磁域作为信息传输的媒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战场上,对电磁频谱的掌控直接关系到信息获取、传递和处理的效率;网络域已经成为信息化智能化作战的主战场,网络攻击与防御行动是关系战局成败的关键因素。战场时空向新域拓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战场的内涵,也对军队的作战理念和方式提出全新要求和极大挑战。未来战争必将是多域联动、综合对抗的复杂体系,要求军队必须具备跨域作战能力和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以适应战场时空的急剧变化。

体系优势。构想性作战设计是依据技术决定战术这一基本原理,聚焦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未来发展趋势,从宏观层面针对未来战场环境,参战力量构成、作战方式方法等展开的预测性设计。这种作战设计以技术变革为逻辑起点,目的是牵引作战技术创新突破,进而引发新质战斗力生成和作战样式变化。其基本逻辑链路是:跟踪技术发展—分析制胜机理—形成作战构想—提出军事需求—进行作战准备,即通过预测技术、装备的可能发展,构想未来作战场景、力量构成、作战方式方法,形成具有指导作用的作战构想体系,牵引战略需求与科技革命、技术突破与装备研发、作战变革与能力跃升交互对接、一体联动,塑造整体对抗的体系优势。

概念性作战设计着眼远期,谋求代差优势。概念性作战设计是依据国际安全态势、战争形态演进趋势、国家战略目标,聚焦保证国家安全需求,对未来作战理论、作战思想等进行的原创性设计。这种作战设计以预期未来国家安全需求为逻辑起点,目的是突破传统作战认知边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进而引领军事变革。其基本逻辑链路是:提出概念—技术拓荒—能力塑造—形态构建—理论创新,即通过描绘未来作战图景,提出新的作战思想,实现作战理论、军事技术的嬗变,颠覆以往作战形态,并转化为军事需求指向,形成前瞻引领建设发展的作战概念体系,准备“打一场让对手看不懂的战争”,谋求拥有代差优势。